



THE
REAL WORLD WAR

【美】 路易士、阿里森 合著

台湾 黄宏义 译

全球经济大战

THE REAL WORLD WAR

全球经济大战

(美) 路易士、阿里森 合著

台湾 黄宏义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5·北京

全球经济大战 〔美〕路易士 阿里森合著 黄宏义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 6 $\frac{1}{2}$ · 133,0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社目: 114-187 书号: 17309·10 定价: 1.50元

原著序

我们这一时代所面临的最重大事件，不是美苏之间的持续对抗，而是产业国际市场的首度兴起，以及主要贸易国家和集团(包括美国、西欧、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南朝鲜集团、墨西哥—巴西集团，可能还有中国)为了掌握新的全球经济而进行的争夺战。

在这个新世界市场的关键性战役中，第一回合的胜利者当然属于美国。一九六七年，法国《快讯周刊》(*L'Express*)的创办人萨文·史莱坡出版了一本《美国的挑战》，叙及美国无与伦比的经济力量，和给欧洲带来的威胁。他在序言中写道：“从美国在欧洲进行投资的事实方面开始检讨，我们发现了一个在崩溃中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是欧洲人的。我们看到一位外国挑战者正在拆解……欧洲社会的架构。我们在目击欧洲历史性破产的前奏曲。”

然而萨文·史莱坡的预言并未成真。与大家的料想相反，美国在世界市场争夺战中，第二回合输给了日本、西欧以及亚洲和南美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一九七一年，美国尝到了自从一九三五年以来的第一次贸易赤字；这是本世纪中的第二次。从此以后，美国就在主要的国际工业中，一项接一项地丧失了全球性领导地位。

美国在钢铁、汽车和消费性电子工业中的失败过程，人们已耳熟能详了。福特汽车公司总裁考维尔曾经警告说，这

种趋势最后能导致北美的汽车工业灭亡。

更令人惊骇的是，美国长久都坐第一把交椅的高科技工业，例如半导体、电脑和航空工业，也在饱受重击。如果在这些和其他新兴科技的争夺战中也被击败了，美国将如同“美国进出口银行”前董事费尔所说的：“在十年或十五年间，沦为发展中国家。”

这些事件常常因着相关的或截然不同的问题，而使我们更为狼狈。以下的任何一项危机，都会拖垮我们的经济：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国内金融体系承受过多的消费者和公司债务；国际金融体系不能应付第三世界和东欧国家可能无力偿付的数百亿负债；结构不牢的国际货币市场；剧烈的通货膨胀率；以及继续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然而这些多重的危机，重要的和有致命潜在性的，却会使我们忽略丧失世界市场这一项更基本的危险。就象参观柏拉图著名山洞的游客一样，我们神眩于在墙上舞蹈的阴影，却忽视了其中隐藏的真理。纵然我们能赢得上一场的中东冷战，能恢复我们的金融体系，能击溃上一回的通货膨胀、经济萎缩和失业率，可是我们依然会静悄悄地从经济和历史中消失。

有一个重要的反驳意见，就是认为这不值得一提。这种意见认为，控制世界市场的欲望，只不过是强硬外交政策和贪婪的一种宣示。然而一个人并不需要强硬或是贪婪，就能想出何种价值观会在美国之后的世界中占优势。

《全球经济大战》这本书，正是要阐述这些问题，可是它主要谈及的是下一回合的世界经济争夺战。这本书的主题如果具有急迫性，也是因为时间越来越少所致。大多数

人，甚至包括企业界人士和经济学家，都认为国际市场是一种没有最终结局的比赛，在这种比赛中，工业领导地位将不断在国家和公司之间移转。日本可能神气一阵子，然后被南朝鲜—香港—台湾—新加坡取而代之，或是风水再转到北美或欧洲竞争者手上。在这种“领导地位多少都在不断转换”的观点下，既不会有持久性赢家，也不会有持久性输家。

然而现实情况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最后演进出来的国际市场，代表着一个有限的机会。至少在数十年间，随着各国经济的力图适应新世界秩序，目前加速改变的状态（甚至是工业混乱的状态）将劲道不衰地持续下去。最后，明显的赢家将会出现，而把持着国际生产中的庞大占有率。

随着变迁和增长速度的减缓，若要再对这些根深蒂固的势力提出挑战，势必付出高昂的代价，而新加入者亦将越来越难摇撼已形成的新经济体系。那些了解目前情势，并且也在做必要牺牲的国家和公司，将会在未来享受到既不可同日而语，又难以想象的财富。那些未能未雨绸缪的国家和公司：缺乏了解力、资源或决心，也许会在新科技或新产品中发现有限的机会，然而它们最后将在“国内经济”转入“世界市场”的变迁中，失去了更大的机会。

在目前已展开的世界市场占有率争夺战中，没有一位竞争者享有的天然优势能超过美国。美国得天独厚，拥有所有必要的资源。当受到压力时，美国也永远能激发出求胜的意志。我们仍然缺乏的是充分的了解，我们非但低估了这场战斗的紧急性，而且未能应用世界经济中的某些最基本准则。讽刺的是，这些准则从正式的角度看，都是美

国的企业顾问和学术界发展出来的，不是外国人发展的。

在过去十年中，一套全新的美国企业理论发荣滋长。只有一项要素：市场占有率理论，就代表着自从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凯恩斯理论发展以来，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创新。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美国并没有充分运用所掌握的有力新工具。

美国是否将从十五年期间的举棋不定和惰性状态中恢复，从而赢得世界市场争夺战中的第三回合（或许也就是最后一个回合）？完全取决于我们今后的所做所为，这也是唯一可能的答案。

目 录

第一章 工业优势之战	(1)
1 美国的崩溃	(1)
2 徒托之辞	(5)
3 再访新工业国	(10)
4 OECD报告	(14)
5 下一回合	(18)
第二章 科技战线	(27)
6 八十年代的原油	(27)
7 突击硅谷	(30)
8 分水岭工业	(35)
9 侧翼攻击	(38)
10 电话争夺战	(42)
11 大气中的声音	(47)
第三章 创新战线	(53)
12 科幻小说中的工厂	(53)
13 CAD/CAM	(58)
14 未来的办公室	(61)

15	遗传工程	(68)
16	OPEC 的替代者	(73)
17	美国的创新能力	(79)
第四章	敌乎？友乎？	(85)
18	大藏省与通产省	(85)
19	欧洲的挑战	(90)
20	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	(93)
21	中国因素	(98)
22	东方病夫	(100)
第五章	美国的外销巨人	(103)
23	美国的命脉	(103)
24	化学战	(107)
25	空中巴士起飞	(112)
26	不友善的天空	(117)
27	围剿开拓公司	(122)
第六章	早期的灾难	(127)
28	日本、台湾、新加坡	(127)
29	最后的据点	(133)
30	日本钢铁公司	(138)
31	扣扳机价格	(143)
32	从富有到穷困	(146)
33	头痛的汽车工业	(152)
34	机械工业	(159)

第七章	反击	(165)
35	闭关自守	(165)
36	新时代新智慧	(169)
37	反托拉斯幻觉	(180)
38	美国公司	(186)
39	最后的时刻	(196)

第一章

工业优势之战

I 美国的崩溃

美国的工业力量正在急速下坠,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证据确凿。

- 一九六五年时,美国最大的工业公司:通用汽车,其收入总额是西德最大三十家工业公司和日本最大三十家工业公司,全部收入总额的两倍。

- 一九六五年时,年销售额在十亿美元以上的美国工业公司,占全球这种公司的百分之七十。到一九八〇年时,美国的占有比率降到百分之四十。

- 自从六十年代中期,许多从事基本工业的美国公司被荒废了;这些工业都是美国二次大战后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我们在全球消费性电子产品(收音机、电视机等等)的市场占有率,从百分之二十六落到百分之十七;在全球汽车市场中,从百分之四十四降到百分之二十五。

更糟的是,我们在一度是美国实际独占的高科技工业中,也丢失了市场占有率。我们在宽体喷气式客机的世界市场中,占有率从百分之九十五降到百分之六十五。在半导体这一关键性领域中,从百分之九十降到百分之六十。

- 在公司和工业层次上显现的病状,也在国家层次中

显示出来。一九七〇年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毛额（我们经济中所制造的产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占全球国民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三十。到一九七九年时，这一比率降到百分之二十。即使意大利这个天然资源不多，政治体系又问题丛生的国家，在整个七十年代实质国民生产毛额的增长速度（经过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也超过了美国。日本的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两倍；太平洋盆地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则飞跃直上。除了美国之外，只有苏联失去了相当的市场占有率。其他每一个重要国家和贸易集团，都夺得了地盘。

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 的公司	1965年 数 量	1981年 数 量
美 国	60家	301家
欧洲经济共同体	24家	204家
其他西方国家	1 家	110家
日 本	2 家	103家
发展中国家	0 家	35家

■ 随着美国在全球国民生产毛额中所占比率的降低，美国在世界外销额中所占的比率也下降了。在一九六五到一九八〇年间，世界贸易额从一千五百亿美元膨胀到一兆五千亿美元。美国的外销额并未齐头并进，而从全球总额的百分之十七点三落到百分之十二点九。结果在这十年期间，美国的贸易收支从五十四亿美元的盈余直线落到三百七十亿美元的赤字。

在十七项主要制造类别中，美国在外销市场的占有率上也全部下降。西德和日本在十四类的占有率上大有斩获。美国政府最近对一百零二项制造品所做的分析报告指出，

美国有七十一项的占有率减少了。即使在美国最成功的农产品方面，以全球大豆外销总数为例，美国的占有率也从百分之九十六降到不到百分之七十。

■最令人感到不安的，就是到七十年代末期时，美国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制造品的贸易方面，发生了令人沮丧的三十亿美元赤字。我们无力渗入这些在迅速增长中的市场，预卜了我们前景的黯淡。

■以往，美国通过温和而持续优势的生产力增长，而维持它的经济和工业地位。在一八七〇到一九五〇的八十年间，美国的生产力（每一工人所贡献的国民生产毛额）的增加幅度，只比欧洲和日本多出百分之零点七；这一微不足道的比率，却使美国从无名小卒摇身变为世界第一号强权。然而在战后整个期间内，日本和西德的生产力增加幅度每年都领先我们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六。

此基本改变所造成的后果，是急剧性的。福特汽车公司曾把相当有效的一家福特工厂，与丰田公司的工厂做比较。福特的每一员工每天制造两部引擎，丰田则是九部。另有一类似的研究，是把美国每台彩色电视机的人工成本与日本的相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人工成本是日本的两倍，而日本工人的薪水还高过美国。

■维持全国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把全国的储蓄持续做聪明的投资。然而在储蓄和投资这两方面，美国的纪录都是阴暗的。美国的家庭平均储蓄率为百分之五，今天已经接近到零。对照之下，日本家庭平均储蓄率为百分之二十，西德是百分之十五。

美国的工业把它本身和家庭中的储蓄汇集一起，每年

大略以国民生产毛额的百分之十投资于厂房和设备，这是所有工业化国家中（包括英国）最差的表现。日本在一九八一年的投资总额超过美国所有的工业，虽然日本的国民生产毛额只有我们的一半。

无可避免地，我们的厂房和设备要比竞争者的陈旧。西德和日本虽然占有从战后废墟中重建的优点，然而这项优点却因为继续不停地重建而益加扩大。到一九七八年时，西德和日本的制造工厂平均只使用十二年，美国则为十七年。例如在钢铁这种特殊外销工业中，双方的差距更是悬殊。日本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钢铁都是采用现代连续铸压法；美国的钢铁则只有百分之十六。

■ 与投资数量同样重要的是投资的质量。质量之一是创新的能力。过去，美国国民生产毛额中投入工业研究发展的比率，超过任何西方国家；今天，我们落在西德和日本之后。

在最近的将来，这种情况得到改善的希望也不大。正如日本对最近访日的著名美国管理学者彼得·杜鲁克所强调的：“你们美国在过去十年把法学院就读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可是工学院的就读的人数却不能维持以往的水准。我们日本没有增加律师的人数，可是研修工程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律师关切的是如何分饼，工程师关心的是如何做出更大的饼。”

面对着这些事实，即使是对美国最友善和最乐观的观察家，也不能避免诊断出一个严重的下降趋势，如果不是终点的话。在这同时，例如 GNP 增长、世界市场占有率，

以及外销市场占有率这些观念，都是抽象的名词。生产力、全国储蓄、投资和创新能力，也是一样。有人也许会问道：在这些领域中的失败，对于美国和每一个美国人实际代表何种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个人收入的减少。就在不久前的一九六八年，我们每人的平均国民生产毛额还是全世界最高者；到一九七七年时，我们的排名落到第八。经过通货膨胀因素调整之后，美国就业人口在七十年代中的平均收入低于六十年代的末期。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则我们的主要竞争者，例如西德和日本，将能在本世纪末享受到超过我们一倍的生活水准。

在更深一层上，我们在经济和工业上的失败，涉及到全球力量均势的基本调整。只要美国能维持住它的工业优势，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价值观就必得生存和繁荣。当我们的力量衰微时，则例如西德和日本这种领导性国家，也许愿意取代我们接下世界的领导权，然而其他西方国家是否能承担起我们曾承担过的领导人角色，确实令人怀疑。在缺乏领导人的情况下，这个世界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一个比较为不稳定，可能是较不安全的居住处所。

2 徒托之辞

“美国的崩溃”为什么会发生？谁要负责？这个被人普遍提出的问题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把美国工业的没落归咎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 OPEC）。第二个答案是责怪日本和其他剥削美国的国家，这些国家不分担共同防

卫责任，以及拒绝美国产品进入其市场。两种答案多少都接近事实，然而这两种答案不管是单独或是合在一起，都不能适切解释我们失去竞争力的原因。

OPEC 的石油卡特尔（联合独占），显然对我们的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力。一九六五年，从国外进口一桶原油不到二美元；今天的价格在三十美元之上。这些价格使得美国进口原油的成本，从一九七二年的四十三亿升到一九八〇年的七百四十亿。如纽约一家居领导地位的投资银行合伙人罗哈顿指出的：列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所有公司的市场价值是一兆五千亿美元。经过两个世纪才建立了这么庞大的财富，现在只代表十六年内付给 OPEC 的价款。单靠这一事实就很容易把我们的经济问题归咎于阿拉伯和其他卡特尔会员。

可是如果这样想，则就不能了解问题的幅度。日本和西德虽然极端依赖 OPEC 的石油，可是却能设法应付对其贸易收支造成的不利影响。这两国百分之九十的石油都要依赖进口；相反地，美国有相当庞大的石油储存量（我们是全世界第三大产油国），并且目前只进口百分之五十的石油需用量。如果我们能如欧洲和日本一样地节俭和有效率地使用石油，我们可以一滴石油也不进口。尽管有这种优势，我们对 OPEC 石油涨价的适应能力，却逊于我们的主要竞争者。

日本的案例具有教训性。在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八年间，日本的石油贸易赤字增加了三百一十亿美元。此外，该国在其他天然资源和食物上，又多支出了二百亿美元。二者合在一起，日本必须在基本商品上吸收五百亿美元以上的

贸易逆差。任何其他国家都会被这种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可是日本在制造品方面的输出额，却从一九七〇年的一百三十亿美元增到一九七八年的七百七十亿美元。结果多增加了三百二十万个就业机会，贸易地位也比以前更强大。

能源虽然重要无比，却不是我们遭到麻烦的根本原因。除非我们恢复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OPEC 高昂的油价已经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这种价格使我们贫穷，使阿拉伯国家富有。对美国来说，解决之道是把国内油价提高到逼使人们非节用不可，增加生产、多使用煤，以及加速发展替代性能源，从而防止美元流入OPEC 的钱包中。在这一方面，最急进的 OPEC 成员，和定价最贪婪的鹰派分子，却反讽性地变成了我们最友善的朋友。即使没有这种国家，油价依然会上涨，当然速度将会缓和些。现在因着给我们带来的震撼，不是一次，而是一再地，它们最后逼使我们控制国内的油价，并且从此开始迈向能源独立自主的漫长过程。

阿拉伯国家之外，第二个为美国经济的失败而饱受鞭笞的是我们的盟邦，尤其是日本。争辩最多的就是国防支出。一九八一年时，美国把国民生产毛额中的百分之五点二投入国防预算中；西德是百分之三点三，法国百分之三点九；日本百分之零点九。根据报告，日本企业人士花在娱乐上的钱要多于国防预算。抛开这些数字，日本和欧洲在七十年代的国防开支，增加速度超过了我们。此外，美国的盟邦每年向我们购买价值四十五亿美元的军用飞机和其他装备。如果盟邦的国防升到美国的水准，但是转到国内的武